

何环珠◎主编
文化艺术系列丛书第3辑

◎莫树材
著

理发问题



镇长靠在靠背椅上，
边让李师傅剪发，
边静静地望着在镜子里的申诉者。
但头被李师傅按着，
不好以点头或摇头表态。

——《理发问题》

大众文艺出版社

莫树材 著

理发问题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发问题 / 莫树材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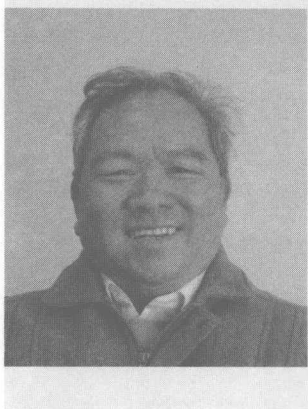
(文化艺术系列丛书.第3辑 / 何环珠主编)

ISBN 978-7-80240-104-4

I.理… II.莫…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1576 号

- 书 名** 理发问题
著 者 莫树材
策划编辑 俞杰
责任编辑 俞杰
装帧设计 袁士勇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200 千字
印 数 1-1000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0 元(全十六册)



莫树材——笔名江枫、乔文,1942年8月出生于东莞市桥头镇石水口村。1958年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先后当过民办教师、小学校长、文化站长、政府公务员。1960年3月17日在《羊城晚报》发表处女作。1986年被广东省文化厅评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1988年6月加入广东省新故事学会;1989年8月加入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1990年12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民俗文化研究会;1990年12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曾出席广东省作家协会第5次、第6次会员代表大会。已出版个人专著6部,主编文学作品选4部。现为东莞市作协桥头分会会长。2007年获东莞市首届荷花文学突出贡献奖。

目
录

LIFAWENTI
理发问题

第一辑 情爱小说

三月荔花香	003
彩车抛了锚	006
她和他	010
小两口	014
娘子草	016
零点荔枝蜜	019
老“废”和他的“高尔夫”	024
金凤	028

第二辑 风情小说

- | | |
|-----------|-----|
| 在“三六九”茶楼里 | 047 |
| 豆腐大婶 | 050 |
| 蜜柑透心甜 | 053 |
| 乔迁之喜 | 055 |
| 油瓶的故事 | 057 |
| 红马甲黑马甲 | 061 |
| 小站 | 064 |
| 招牌 | 066 |
| 同辈 | 068 |
| 戴凉帽的川妹子 | 070 |
| 鱼乡纪事 | 076 |

第三辑 励志小说

- | | |
|---------|-----|
| 雪姑 | 091 |
| 老“扶贫”学车 | 094 |
| 琪伯 | 097 |
| 双双小传 | 099 |
| 生计 | 102 |
| 换表 | 104 |
| 白撞雨 | 107 |
| 总裁的湿纸巾 | 110 |
| 田头喜剧 | 112 |
| 管水的退伍兵 | 116 |
| 阿祥趣事 | 120 |
| 农转非 | 123 |

奖券售完之后 127

第四辑 幽默小说

- 荔乡的节日 135
烟盒收藏家 139
通天晓 141
怪叔 143
小节 146
新来的开发部主任 148
校长醉酒 150
水 154
查房 157

第五辑 传奇小说

- “光棍队长”相亲记 165
一万元存折 175
顺叔旅游记 181
换鹅记 189
福伯卖蔗 194
没有鼻子的新娘 197

第六辑 荒诞小说

- 高高的避雷亭 205
走江湖的小女孩 214
蛋糕杀人案 221
乱世鸳鸯 232

第七辑 官场小说

台主	249
普通党员	252
关机行动	254
压负荷	256
“蓝带”传真	258
“官”事三题	261
选村官	267
验收	272

QINGAIXIAOSHUOQINGAIXIAOSHUO

第一辑

情爱小说

三月荔花香

阳春三月，正是荔枝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的荔枝林里，如云的荔枝花透着蜜香，连空气也是甜丝丝的。

村东头的荔枝园中，有一个用汽车篷布搭成的大帐篷，这是养蜂专业户张兴发的工作室。张兴发是外乡人，今年，他带着高中毕业的儿子张全来荔枝乡放蜂。这时，张全边摇着摇蜜机，边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帐篷外，不知谁“嘻”一声笑了，阿全连忙闭上嘴巴，他知道是她来了。果然，一位眉清目秀，身材修长的姑娘走了进来。她叫甜女，村里荔枝专业户陈积的二女儿，这个荔枝园就是她家承包的。

小伙子忙停下手里的活计，拿起一只玻璃杯，走到蜜糖罐前舀了满满一杯黄澄澄的蜜糖递到姑娘面前，说：“这是新出炉的，新鲜热辣哩！”

“你真会逗人！”甜女笑着接过蜜糖，坐在帆布凳子上，仰头望着笑眯眯的张全。她记得，春分过后，村里来了几个放蜂的“蜜佬”，她一眼就看上了他，并让父亲把他们父子俩招呼到自家承包的荔枝园里，从此之后，她一天几次往荔枝园里跑，有事没事总爱到帐篷凑热闹。初时她总是叫堂妹阿凤陪着，后来，就干脆自己一个人来了。她知道，他也喜欢她，只是谁也不肯先捅破那层薄纸。她望着，想着，突然脸红起来，忙呷了一口蜜糖，掩饰着萌动的情感，说：“你父亲对我俩的事怎看？”“我爸爸可没

意见,只怕你父亲旧病复发!”“对那个旧病哪,我爸爸现在还后悔着呢!”“那件事给人印象太深刻了,难怪他老人家心有余悸呢!”室内气氛由晴转阴,小伙子和姑娘心里不安起来了。

那还是5年前的事了。甜女的爸爸是大队林业队长,甜女的姐姐阿英攀上一个外乡来放蜂的小伙子,林业队长希望女儿跳出穷山村,却又坚决反对让女儿嫁给一个放蜂人。他说放蜂的人四处赶蜜源,追花期,一年四季难得在家,挣下的钱还不够交给队里换口粮,就跟流浪汉差不多,嫁了这种人,无疑是守活寡!后来,姐姐硬是违背父亲的心愿,跟那放蜂人走了。听说她已有一个孩子,生活得很幸福。

“兴发大哥,今天倒是打蜜糖的好日子呀!”真巧,说曹操曹操就到,说话的正是甜女的父亲陈积。甜女连忙站起来,把茶杯偷偷地放回桌上。

“积叔,请坐!请坐!我爸去园里没回来。”张全反应敏捷,连忙拉过甜女刚才坐的帆布凳子招呼陈积。待他坐下,又顺手拿起一杯蜜糖递给他“积叔,刚打下来的荔枝蜜,挺和胃哩,尝尝新吧!”

陈积接过蜜糖,却不忙喝,转过身来问女儿:“阿甜,你来这——”“我,这——”甜女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急得两手不住地搓着。阿全向她努努嘴,又暗暗地指指桌上放着的空汽水瓶。甜女会意了,连忙笑着说:“这——这——这几天妈妈胃寒,我买点蜜糖回去给她冲鸡蛋蜜糖茶。”

“你妈胃寒?我怎没听说?”

“你整天泡在荔枝园里,家里的事你怎会知道!”

“阿全,后天全乡统一给荔枝花打药,你通知大家把蜜蜂关好。还有,等你父亲回来,叫他今晚到我家喝酒吃狗肉。”陈积说完,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蜜糖。

“积叔,棵棵荔枝花满枝,承包户碰上了好年成哩!”阿全边往瓶里装蜜糖边说。

“县里的同志还叫我养蜂哩，一举两得，可惜人手不够，力不从心。”

“我可以帮你的忙，如你不嫌弃的话。”

“你们放蜂人走南闯北，这偏僻山区怎留得住你？”

“我倒愿留在你家，作个倒——”

“倒——倒了，爸爸，你光顾得说话，杯里的蜜糖都倒出来了。”一直不吱声的甜女听到这儿，连忙插上话来。也真巧只顾说话的陈积，把杯子拿歪了，蜜糖流了出来，流在他那双新鞋上。甜女蹲下替父亲擦鞋子，陈积说：“阿甜，你也该学养蜂技术，将来我家发展养蜂全靠你哩！”

“她早就学会了，技术比我还高明呢！”

“呵！谁教的？”陈积惊奇地抬起头，甜女重重地咳了一声。

“是我——我父亲教她的。”

“唔，密实姑娘心眼多，你经常上这儿来的？”陈积站起来，把杯里的蜜糖一饮而尽，然后拿起桌上的汽水瓶，用神秘的目光看着这对年轻人，说：“阿甜，蜜糖让我先带回去，反正家里没事，你就在这儿帮帮阿全吧！……”

原载1984年8月1日《广东农民报》

彩车抛了锚

山区的日渐繁荣，给山民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而村里那辆乳白色的面包车，更给山村青年男女的婚礼充满了现代文明的色彩。

过去娶亲那一天，新郎由伴郎和他的伙伴簇拥着，骑着自行车到女家接新娘，山高路远，迎亲的队伍到傍晚才能回来。如今村里有了小汽车，再用不着那么兴师动众了，扎着大红花的大红喜绸带往车头一挂便成了结婚彩车。司机载着新郎、伴郎，到女家搭上新娘、伴娘，绕到县城里逛大街、游公园，然后看一场电影，回到村里时太阳还没下山哩。这时髦的“旅行结婚”，令那些走着来的、坐轿来的、骑单车来的昔日的新娘们羡慕不已。

阿洪是我的“老朋”，他结婚我是当然的“伴郎”。那天，我和伴娘小玉陪着新郎新娘旅行结婚，踏上归途时，已是下午三点多了。车头那如火的大红花，飘动的红绸带，使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为之侧目。我和小玉坐在司机旁边，从车头的反射镜里，看到新郎新娘正幸福地依偎在一起，显然，他们还沉浸在刚才电影里那对恋人情意缠绵的意境里。我望望身旁的小玉，憧憬着我们旅行结婚的日子，那时候，谁来当我们的伴郎伴娘呢？

突然，“砰”一声巨响。车子猛地一歪，戛然停住了，运动的惯性使我们的身子猛地往前冲。好在大家没伤着，只是一场虚惊！

“不好，车胎爆了！”司机说完，连忙跳下车，我随即跳下车

来,看着瘪巴巴的右车轮胎,连忙问司机:“华仔,不是有备用胎吗?我帮你装上去。”

“今早走得急,备用胎还在修理店里没拿回来!”

“呵!真巧!”第一次当伴郎,就摊上了这样巧的事。看看新郎、新娘,他们也和我一样一脸懊丧的神色。

彩车抛了锚,前不着庄,后不着店,怎么办?

“等会儿看有没有顺路的车子,我回去把后备轮胎拿来,还误不了事。”我安慰大家,也安慰自己。

好像响应我的话似的,不知哪个方向传来两声“嘟嘟”的汽车喇叭声。车子是从前面开来的,是一部从香港方向开来的直通货柜车。

我失望了,我多希望能有一部顺风车,把新娘和新郎载回去,村里正等着他们回来举行婚礼呢!

太阳下了山,还不见后面有车来。

“阿洪,不好意思,误了你们的大事。”司机向新郎新娘道歉。

“不是你存心想的,这叫好事多磨。”阿洪笑着说,把一支“红双喜”香烟递给司机,也递了一支给我。

“该新娘子点烟哩”,我叼着烟凑向新娘子。

“你……这个时候还有心思开玩笑!”小玉跳起身,“啪”一声把我叼着的烟打掉了。

“又不是叫你点烟,多管闲事!”我把掉在地上的烟拾起来,把沾上沙土的黄滤嘴拧掉,凑着新郎的火机把烟点着了。

正在这时。后面传来两声喇叭声,是一部小轿车。我连忙伸出右手,把车子拦住了。

小车司机旁边坐着一个人,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问:“后生仔,车死火啦!”说完,从车里走下来,高高瘦瘦的个儿,西装革履,一副老板的派头。

“呵,还是结婚彩车哩,谁是新娘新郎呀!”

“这就是新娘、新郎!”我把阿洪和阿彩指给老板,顺便从阿洪的口袋里掏出那包“红双喜”,抽出一支递给他:“老细,抽支新郎哥烟。”

“哈,你这后生仔很懂交际哩。”老板随和地接过烟,阿洪识趣地打燃电子打火机,给他点烟。

“新郎哥烟挺顺喉哩,后生仔,那个管理区的?”

“青山管理区。”我忙回答,并探询地问:“老细,你的车里有几个座位?”

“哈!打起我车子的主意来啦。我的车小了一点,挤一挤还可以坐5个人,上吧!”老板拉开车门,招呼我们上车。

“这位老细好相与,还磨蹭什么!”我连忙推着新娘、新郎和小玉上车,亮着嗓子对华仔说:“请你等一等,一回村我马上把备用胎拿来!”

“后生仔,快把红绸带拿过来,这样才像彩车呵!”我愣了愣,忙跳下车,把面包车车头的大红绸连同大红花一起取下来,挂在小轿车的车头上,小轿车成了结婚彩车。

“老细,你真是雪中送炭呀!”我问那老板。

“你说我像老细吗?”老板回过头来,笑着说。

“像!”

“那就叫我吴老细吧,你们区的大只李是我的老相识哩。”

“哦,你还认识我们管理区的大只老李书记?”

“不但认识,还是战友呢!”

“战友?你那么大年纪,我们那李书记才二十多岁哩!”

“是改革开放的战友嘛,哈!”老板笑了,开小车的小青年也笑了。

几十多里的路程在我们的谈笑声中过去了,挂着红绸的小车来到青山村,这时已是擦黑时分。人们望见两道闪亮的光柱,连忙迎上来,可是立时停住脚步,这可不是村里那部面包车呀,是哪里的彩车走错路了?

老板第一个跳下车,对大家说:“奇怪吧,面包车变小轿车了,李书记呢?还不快点放鞭炮接新娘!”人们被说得莫名其妙。我和小玉连忙跳下车,扶着阿洪、阿彩下车,人们才恍然大悟,鞭炮声也噼里啪啦地响起来了。

“原来是你,吴县长!”支部书记大只李从人丛里走出来,紧握着老板的手。

“我刚从黄岭出来,正要回县城,恰好碰到你们村里的彩车抛了锚,便顺便来凑热闹了。”吴县长笑着说。

“呵!”我吐了吐舌头,连新郎也不扶了,忙回转身去招呼县长:

“吴县长,请到新郎房喝杯新抱茶。”

“谢谢!哎,后生仔,你忘记啦,你们的司机等着你的备用轮胎呢!”县长拍拍我的肩头,对李书记说。“这个后生仔把我当成老板了,你说像吗?”

“像!你是我们县里的大老板呀!”

“哈……”

“大只李,时间不早了,我还得赶回去,你代我多饮一杯新抱茶!”县长说完,转过身对我说,“后生仔,我们一起去拿备用胎!”

我随着县长上了车。人们自觉地让开一条路,让县长的车徐徐开动。这时,那挂十万头的大鞭炮响起来了,是那么脆,那么欢,把小山村都抖得跳起来了!

原载1986年7月8日《东莞文艺》